

山雨（组诗）

温雄珍

一只竹丝鸟掠过水田

它离我越来越远,只能在一张纸上
读它用纤细的爪,站在摇晃的禾苗上
这时候的寂静是夯实的
而又过于夯实,感觉不到拂过田野的风
它们一会在山岗上打滚,一会在树枝上荡起了秋千
它们天真,没有烦恼
直到一双小小的爪子加重了力度
从禾苗的反弹飞射而出
在旷野中留下一个点点,到最后消失
一首没完稿的诗作,落在我中年的窗口

种玉米

雾水洗涮树木,野草
使它们看起来,像新的
我们清理掉去年留下的秸秆儿,翻开还算松软的泥土
一块新地完成。它让我深信
春天慈善,总愿意为贫苦人留着柔软的部分
接下来哥哥打窝窝,我则从记忆中搜出母亲教的手法
每个窝窝放三到四粒玉米,再用土掩埋
现在是雾来洗涮我们,在空旷而深远的岁月
母亲埋下她引以为傲的两颗玉米粒儿

山雨

老虎窝里的黄荆,要比别处山头的茂盛
如果被割倒一片
那一定是村中又有人故去

多年前我的母亲,被埋在白坟山
年轻,不得入祖地

父亲下葬那日,遥遥可看见白坟山
一层雨雾笼罩着
远远有身影打着伞前来

复活

绿色终将要取缔枯色
空寂也将会被冒出的荷尖啄破
灰色的童年,是逗号 and 顿号

但绝不会是句号。你看红棉咬破空枝
将一颗雄心高高举起
春天会冷,生活有炎凉

在每一个归家的凌晨,轻握中年的手掌
我暗自庆幸,没有被春雨淋过的路
浸润过的石头,吻过的小草
算不上,真正醒来

寄语

年轻时对自己过于苛刻,现在我要
慢慢把那些锐角磨去
比如,我不再会在诗中架上毛瑟枪
埋下弹片和一只白鸽的尸体
不会再让一个小女孩的小花篮盛满饥饿
给她红色的跳舞鞋,慈祥的祖母,健康的母亲
她的父亲,没有死在战壕,甚至没有经历过
何一场战争
父亲是一名出色的泥工匠,他建的房子没有
一间在战火中摧毁
完整的墙壁上,爬藤月季开出明亮的春色
小奶狗是邻居的第五窝小狗
跟着小女孩跑在开满野花的田野上

又见苦楝花开

雨从空山来,走在山道上的人
把脚放在旧的鞋印上
苦楝树年年掉光叶子
生的循环,埋在纸器般的花簇下
像死亡,庇佑新生
像我们,一年一度清理杂草

把留在荒野的名字
又再抚慰一次

我们在田野中

灰败又明亮的雨,清洗着一个个亲人的名字
我们在田野中,避开野草,跳过水洼
撞入紫云英的喧哗
它们把春天诵读得如此热烈
使我们忘记病痛,哀乐
一只麻雀从山那边回来
站在苦楝树上不停啾啾
我们看懂了什么又什么也没有说



【作者简介】温雄珍,70后,广西贵港人,现居东莞,烧烤店女服务员。有作品发表于《诗刊》《海外文摘》等报刊。

时光谣（组诗）

刘美广(仫佬族)

时光谣

说是谦卑,我是不怎么相信的
那个驼背的人
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卡住脖子
往下摁
像是被时光押解的罪犯
在低头认罪
默默前行

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压着我
让一个人越活越矮
不得高于柴米油盐

一定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握住我
像握住一支铅笔
在生活的白纸上涂画着
潦草,没有目的
越用越短

繁花

穿短裙的是亭亭玉立的荷花
穿连衣裙的是倒扣的牵牛花
红色的是爱情吻过的玫瑰花
黄色的是从九月渡河过来的菊花
微微隆起的是怀有身孕的郁金香
最骄傲的是来自大唐的牡丹花
那对在前面走的母女
是一朵玉兰花牵着一朵小玉兰花

多么美好,那些花的名字是甜的
样子是甜的
走在风中,风也是甜的
想起她们的时候,人间也是甜的

故乡

稻田里的蛙鸣,传到梦中已是秋天
后山的月亮,再次相逢快到中年
清晨的麻雀
把母亲的白发叫得更白
袅袅的炊烟,把父亲的孤独缓缓散开

连小学生都会写的两个字
我却不敢大声喊出来

在白纸上
写得圆润饱满一些,它们是生我的子宫
写得潦草凌乱一些,它们是葬我的坟墓

时光对我们的改造从未停止

捏我们的笑脸
也捏我们的愁容

用力一点
就是瘦骨嶙峋
散漫一些
一个人就肿成了胖子

吹一口气
青丝就变成了白发
再吹一口气
就成了一片空旷的海

都躲到泥土里了
它还在挥舞着锄子
血肉都没有了
它还把白骨往虚无里
用力凿

喊南宁

地王大厦用玻璃幕墙耀眼的光,应我
国际会展中心用盛开朱槿花,应我
五象广场用回荡的大象足音,应我
邕江用浩浩荡荡永往直前,应我
满城的灯火用璀璨辉煌,应我
铁路、公路、高架桥用四通八达,应我

不急不躁的青秀山
用清风翠竹,用一朵朵涟漪
用廊亭倒影,应我
悠然自得的扬美古镇
用古渡口、木蓬船
用青砖碧瓦、蝉鸣、河边鱼
用几个明清时期的书生,应我

南宁多么热情,怕不够隆重
用普通话、白话、桂柳话、壮话
用一碗热气腾腾老友粉,应我



【作者简介】刘美广,80后,广西罗城人。现居深圳,从事设计工作。作品散见于《诗歌月刊》《星火》等刊报。

两个我（组诗）

姚素青

光影印象

如果用鹰的眼神,俯瞰尘世
贫与富的差距,就会在楼与楼之间拉开

有人跃进高耸的领地
有的人涌入矮小的栖所,一个个蜂窝
堆叠在高楼附近
被归属性的阴影笼罩,遮蔽了光明
高楼里的人,在光亮中品味美馐

高楼外的人走进疲惫的窄路
黯淡里捡拾瞬时被味蕾淹没的残羹
吞咽潮水浸过的鱼脊

光与影,侧映着生活
让人觉得仿佛来回踱步

大地上的人们,在日暮垂下的那一刻
卑微者或许露出喜悦
而无尽的夜色多么像座伊甸园

绿萝的复生

疯长的绿萝,几乎仰卧在地平线上
它的胸脯、臂膀和腹部
触摸不到一点挣脱的气息

剪刀如同雕塑家的凿子
在枯叶间敲击出巨响
什么声音唤醒了
打开熄灭的火塘,燃起新生的焰火

低谷期漫长
弱枝,在无尽的空旷中挂上新绿
每一片新绿都是倔强本身

窗外的风,拂动绿萝的衣裳
赎回的身影闯进卧室
在这折途而返的落日中,绿萝不受摧残
就不会重塑瓷器的品质

两个我

两个我,栖居于同一躯体
属于故乡的灵魂
游走在时光轻重间

一个在烟火里谋生
以日夜的枯荣
喂养再也哭不出眼泪的身体

一个在祖国的彼岸
用文火熬一盅淡雅的粥

住进同一副躯体的两个我
她们和颜悦色
行路,不需要眼睛
也能在地面上发出响亮的声音

一朵独放的花

整个草原,寒风肆虐凛冽
我瞥见一朵花绽放
它的美丽,默默点亮荒原
承载着降临无声的力量

在寂寞的原野上,做一名坚强的守护者
无问疾徐,不论风雨
每个新的一天都向深处延展

弱小的花儿,点亮我沉寂的内心
它是生命的骨架,也是人世间悬于空中的锐器



【作者简介】姚素青,90后,广西凌云人。菲律宾宾里斯汀大学在读博士。